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薊鎮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今之邊務莫重于薊當事者之所經畫建  
議者之所講求參之輿論決之

廟謨無遺策矣然而當事自嫌于規避間亦未可盡  
言建議或得之咨詢間亦未必盡核臣以愚昧  
奉使行間官守雖異于身親而邊務實由于目  
擊茲固進言之會而非臆見之私也臣欽遵

本國集  
卷之八十八  
一  
勅諭臣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奏

聞謹以薊鎮善後事宜條爲十有六事冒昧以請如

蒙

勅下本部覆議抑或臣言少裨邊計萬一伏乞

採擇施行則芻蕘不遺羣策畢舉苞桑不懈三輔永  
寧臣之上願也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薊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  
軍事積廢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  
顧不給柄臣債帥中外相蒙于時督責

雖嚴姦利滋起法僅行於總督撫鎮罰  
不及於分部偏裨譬之在網徒急其網  
勿問其紀卒之網絕紀散衆目不張雖  
日易一網何益以小喻大理有固然往  
者庚戌釁開乘我不備其後聚兵餉  
殫海內之財力以奉一區蓋庶幾乎有  
備矣虜中歲糜至至則飽歸當事諸臣  
豈智力盡出虜下邊人謂

中國失策大者兩端其一則罪罰不平其一則變  
置太亟故也比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

信地在兵備居常則職整飭遇警則職  
監督在副總兵叅將遊擊分區則職防  
禦遇調則職應援亦既上告

天子下告本兵有

成命矣夫守備不設策應失機律有明條其罪無赦  
夷考往事督臣棄市者二人撫臣論死  
者一人謫戍者一人鎮臣死戰者一人  
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居七八  
而監司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  
卽嚮用甚則楊選亟而中軍拜官孫膺

亡而黠者代之將矣監司部將既非文  
網所該由是而玩愒陵夷尾大不掉監  
司自挾刀筆關白所部足以持境內短  
長若殿最戎功我之自出其誰敢當我  
眊眊然芥視諸將而蔑視督撫二臣上  
則撫膺下則解體彼方以爲得志部將  
往往附聲勢干督撫主將之權其或不  
從輒布蜚語

輦轂下務爲恫喝以相阻撓方虜未入置驛畢樹私  
人微虜者稍有聞私人輒號都市中其

日大虜從某路入某子甲提兵住禦之  
明日又云某日某子甲獨當匈奴戰不  
旋踵斬首若干級矣聞者弗察未卯而  
晨此其故智也及虜且急當事者檄部  
將赴之反唇語曰乃公負越行間輜車  
且至行矣我安能戰乃公其柰我何比  
失事當事者當詣

京師而此輩率歛錢軍中將爲之貸高門以求逭  
死當事者業已抵罪庶幾藉若而人萬  
一得生卽罪有所由隱忍不復發一語

及論罪既定而此輩猶復在軍代者至  
率以姑息收人心或有力爲之先談而  
此輩進矣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  
彼彼二三臣者阨于上下日偃偻以幸  
瓦全雖有殊才莫措其手此罪罰不平  
之說也虜騎卷甲長驅且深入數千里  
卽踰垣而入其衆必信宿而後齊乘其  
未集而擊之一利也旣聚矣宜必散掠  
田野間散則可掩其羣又一利也旣入  
而出凡三五日夜不休滿載而行輜

重爲累乘其出隘而追襲之無不利者  
若郭虎之截潮河川張臣之尾棒槌崖  
是已石州之寇歸失道而死者相籍于  
塗內無追兵業已踉蹌出境去則明驗  
也

先朝一聞虜入輒速當事者先行卽有可乘莫爲  
決筭藉第令將士有奮者誰其冒不測  
而嘗之及代者有人宜未卽至至則取  
辦倉卒宜未卽知便宜遂使匈奴橫行  
而

中國之兵卒于不振此變置太亟之說也臣請遵  
照律例申飭總督撫鎮兵備及各領兵  
官功罪所由各坐信地援兵客兵將領  
已承分布調遣與信地同務在修飭邊  
防主于固守萬一不戒致虜入邊該道  
兵備及該路主客援兵各將官坐罪如  
律果能乘其未集襲其惰歸奮立奇功  
斬獲過當則以功準罪或功浮於罪仍  
量論功罪浮於功仍復論罪如或掇拾  
畸零以爲掩飾務以其罪罪之凡諸附

近策應非奉專遣者立有戰功論比虜  
退而該路無功罪在必罰卽他路有大  
捷亦不得藉口爲辭乃若總督撫鎮諸  
臣莫非信地虜旣入境罪已無辭姑容  
其相機出奇親帥將士決一死戰能大  
創虜斬首數千百計仍論首功次則功  
過相當次則削賞而薄罰其或無功足  
贖輒付士師然而

天威不啻雷霆莫不摧折業已奮心禡魄復何能爲  
臣愚欲定其科條寬其文法虜人勿輒

按其罪狀使得寧志作氣庶幾可出一  
竒俟虜出邊然後通論功罪爲之一一  
覈實取自

上裁儻然罪在必行則該道兵備該路主客援兵各  
將官一體依律論罪如此則罪罰惟均  
威悉加於椽杵事機不失功可收於桑  
榆矣伏乞

聖裁

一分責成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  
事也繕邊防固城守實行伍輯士民巡

撫事也明間諜謹烽堠精教練嚴約束  
勒部曲審機宜旗鼓臨戎料敵制勝總  
兵事也慎出納給餉以時戶部分司事  
也足食利兵巡工訓士慎聽閭伍之訟  
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旅之師當一  
面之守守必固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  
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語曰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也臣先欲通論功罪其  
謂是與然而祝不代庖耕不問織言異  
任也履新冠敝廉遠堂高言異等也總

督撫鎮諸臣紀法具在夫有所受之矣  
臣嘗歷諸省視各邊廩廩不踰所不者  
惟將權輕耳薊爲天下重鎮顯獨不然  
比年稍振舉之猶多陵替卽如發大衆  
興大役而總督撫鎮未始與聞有事調  
遣師行糧從而總督撫鎮不獲自遂督  
撫移文分部或寢閣不行以私語人我  
則不暇偏裨日伺主將直欲其以身推  
轂之一失其心輒誣罔以逆節大者侵  
官小者衡命輕者凌節重者操戈漸不

可長矣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  
調度失宜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繕不  
豫罪在巡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  
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致失事機罪  
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  
監司部將其間或有擁闕凌箴誣罔者  
卽干非分均爲不臣聽總督撫鎮據實  
奏

聞雖有他長在所必斥自後課功按罪悉遵責成而  
行如此則守道守官不相凌奪同心同

德無或差池此其選也伏乞

聖裁

一 一事權臣竊見各鎮邊防事畢則督撫  
歲課文武將吏功罪以

聞邇者督臣僅課薊昌而不及遼東保定蓋自隆慶  
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武將吏之上總  
攬于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耳顧退  
然輕自廢徒擁虛號而無寵靈一旦以  
緩急倚辦之是猶欲割而乘其乘也請  
自今始凡三鎮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

聽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不移於事  
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  
特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

特給旗牌蓋節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  
因而底績者亦多矣乃今薊遼保定巡

撫未請

旗牌下之則懼受任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  
易假耳說者又謂在薊則督撫同境在  
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日在戒嚴尤  
不可不給夫遼東則誠然矣薊事近以

東防爲急就近調督撫臣職之保定上  
衛

京師內防竊發外備深入不無事矣合無比照福  
建廣西巡撫事例均給

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

天威制勝闔外尤便事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由  
功由發縱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  
賞有差功由衝鋒決戰則將士居最自

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主  
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  
於在事假令他日失備罰亦如之臣嚮  
所言往事是已臣請自今論功罪狀勿  
取具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責  
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  
之至要也與哉伏乞

聖裁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兵有竒正經正

則有定法權竒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  
程具備本部先期申飭該科因事指陳  
明命森嚴罔不欽若無庸贊一辭矣然此則政之經  
也兵之正也藉今有事則虜形未可逆  
睹軍事未可豫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  
不給

先朝每聞薊警發言盈廷要皆謀國效忠誠非過  
計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

廟議亦必信宿而後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  
里矣卽猶可及揆之事變不啻徑庭掣

肘則害成從心則淪命兩端首鼠復何  
可爲頃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  
諸臣會議亦時時屬目灣東比見傳烽  
則報警與報捷俱至四月有警撫鎮就  
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已遁  
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  
假令從中策之徒勤遠略耳雖當局或  
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如一見兵難遙  
度固非虛言臣請自今而後如或薊以

警

聞

朝廷一以鎮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  
專心致志因時制宜凡諸發慮出謀尚  
胥閑暇毋復牽制致失事機通候事寧  
然後計其得失固未晚也法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願以不御  
御之或非其人猶必計出萬全殆難以  
執一論也伏乞

聖裁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訛言易煽

邊將錮于積襲憚于更張喻訛成風黨  
同伐異甚者高距長喙倂倪總督撫鎮  
之間怙勢借資于進務入或不得逞輒  
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  
反狀雖其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  
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事者懼矣卽有  
虜警顧復植私黨駕虛聲

君門九重朝發夕至如嚮癸亥所爲是也自昔巧言  
亂政王者必誅

當今天道爲公惡用壬人爲也臣請通行申儆境

內諸將務在共濟時艱如復誣上行私  
造言生事在內聽本部該科五城御史  
在外聽總督撫按鎮守兵備等衙門體  
察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卽行論劾罪在  
主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  
人心息邪說是非不紊上下相安邊事  
之利也伏乞

聖裁

一治標兵臣聞薊鎮始設總督分部薊西  
于時主密精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

強矣巡撫分中部治遵化其標兵強者  
半之總兵專備灤東標兵具數而已先  
年餉無定額密雲獲優遵化次之灤東  
僅僅不給乃若諸路有失罪在各營而  
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興大衆畢發  
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語曰驕  
子不學此輩則然比臣會閱湯泉則密  
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乘便閱密雲則  
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督臣親簡  
其衆汰老弱數十百人于內無名籍者

無慮數十人此奚宜至罪在遊擊孟杰  
則臣已論斥之遵化標兵守灤東虜薄  
窟窿臺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  
獨留虜犯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  
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攘一級爲功及  
界嶺之禦屬夷標兵失律至虜遁去罪  
在遊擊王經則撫臣亦已論斥之矣夫  
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令  
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  
則以其寵靈易及而聲勢足依也自挾

親附驕情相成居常則違約束棄甲兵  
遇事則避艱難擇便利譬則負嶠忌器  
誰復撻之投之頃臣部署額兵手正其  
籍昔號標兵者易名援兵春秋兩防亦  
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夫練兵者總理  
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  
更則總督驗視分別具

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門而責  
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  
兵預赴密雲駐劄教場先閱上班兵馬

分別等第卽送軍門過堂乘此時比練  
密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爲之變置不用  
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遵化會同巡撫  
比練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  
照例會比本標兵馬完日撫鎮通將殿  
最及行過實跡咨呈總督另疏隨上班  
兵數等第奏

聞卽今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無分彼此自後標兵  
功罪悉依調發信地程期多寡重輕俱  
照各部同論如此則法行自近一視爲

公諸部無間言而各標有實效矣伏乞

聖裁

一固封守臣惟薊增邊臺經制已備邊墻  
塼垣畢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每堵衝置  
襯木二三層則甃石者爲速成計耳第  
恐曠日持久木朽石頽不出十年中潰  
殆半乃今欲爲更始工力不支議者欲  
就墀下墻基循墻加築三和土墻高三  
尺下修上削附墻相依久之土石一家  
風雨斧鑿不壞厚下以防中潰利賴居

多異時卽有傾頽旋可完繕其基固無慮也且附墻而削其上無能置足其間彼雖或有乘墉壞垣之謀一無所逞計莫便于此矣臣請俟臺工畢然後議行畫地分區各繕其境以日計力以人計工五年七年可告成事是役也庶幾保封守完金城千里允矣

天府之國也伏乞

聖裁

一開邊利臣出閱塞外多沃土可耕且臺

垣睥睨相臨穡事易舉邊人坐兩不便  
棄而不耕蓋以出關之禁甚嚴卽失一  
人當守者罪于是諸夷重挾守者非百  
緡不購一人幸饜其貪彼且伺邊人如  
射隼厲禁未弛安取自履危機一也昔  
在邊地不入

中國版圖異日或以開墾報官司官司且籍記之  
矣其後或科屯課將爲厲階二也夫南  
兵宿臺列戍歲以爲常其人皆起田間  
習耕稼開邊利以資遠戍夫非因糧于

敵乎哉趙充國之破先零率用此也且  
中國典刑具在顧禦人國門僵屍道路者籍籍相  
聞如將拓邊安得一無所失況樵蘇之  
利閭伍必資雖欲禁之祇蒙上耳臣請  
下其事總督撫鎮相度近邊可耕之地分給力耕之  
兵定其程期分其比耦使之通力合作  
計地均分每遇農事之期依期結伍而  
出荷戈則戰荷耒則農仍先諭坐口夷  
人毋爲虜耳目俟畢稽事各分所獲易  
賞賞之他若一二畸零不許違期私出

萬一有失人畜先諭諸夷責限歸復否則削其撫賞如事不由於守者量情論罪令得立功自贖勿復苛求雖或歲入有常悉聽耕者取給勿復起課樵蘇亦用此法但不許各官掊剋科分此亦富強之資

中國之大利也伏乞

聖裁

一恤軍丁臣惟諸衛環列甸服自昔未有兵端軍戶蕃庶優游家給人足例徵後

府柴炭則皆惟正之供諸衛奉之固非  
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旣  
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伶丁孤苦孑然  
無依卽有一二老羸救死不贍重以歲  
例柴炭畢致逃亡在軍戶則誅盡寡妻  
筭及雞犬轉死離散不知凡幾何人在  
衛官則催徵逼迫棄印在逃甚則削髮  
爲僧避世官不襲又甚則束身三木廩  
死獄中卽今逮繫監司猶可悉數顛連  
無告誠不忍聞始或一隅不支今則在

在然矣始或一夫不保今則人人然矣  
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千緡方今歲  
竭

中國之力以奉薊昌顧又歲竭薊昌之力以奉後  
府卽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俾獨何議  
者謂各省都司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  
半爲各衛所豪猾侵匿漫無稽查第行  
各撫按週年就數內徵取之仍以省分  
大小爲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  
則三百行都司各二百每歲都司進

表卽令親解武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也又謂山海居庸紫荆倒馬等關

舊制亦隸後府歲計關稅當不下六七千緡居庸屬之巡關今改他用矣東西各關則佐薊遼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改納武庫司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處補如或歲入乘除不給聽總督動支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臣請

勅下兵部計議擇可而行凡在

邦畿所謂肉骨而生死者也伏乞

聖裁

一重嚴開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  
額兵少稍稍增益之比閱遼東出入其  
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關保薊扼遼最  
爲要塞地重兵薄旋議增兵卽會督撫  
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補月糧布花卽  
就額餉內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候類  
題

允行以便遵守及照各關莫重於山海故

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司主事一員職專譏

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便宜則云先年遼東稍饒逋逃者少比歲兵荒相繼遂多越關卽當關窮詰得情具文遞解彼中巡撫輒以公文無印遂致持疑往返不收卒無歸着殊爲不便臣稽令申部屬出守關者比照差出巡按御史事例特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查居庸紫荆倒馬各管關同知通判近已各

請開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爲喫緊亦應比照各開事例一體

請給本官又言先年開稅例該薊遼各巡撫分上  
下半年委官管收近議併歸本關則自  
先任主事始開法晨夕啓閉譏察出入  
難周加以告緡未免有妨正務臣惟人  
臣用職各有司存故軍旅主之兵曹錢  
穀問之計吏務在各舉其職毋或侵官  
且開稅止於四千支解屬於巡撫此一  
有司事耳

祖宗舊制部屬譏而不征邇者紛更旣非成法且使  
之顧彼失此亦或開務有妨非直芸人

之田殆亦總功之察矣撫今視昔似于  
仍舊爲宜臣請併行本部斟酌沿革以  
重當關此東略萬世之防非小補也伏  
乞

聖裁

一移近衛臣惟督撫所治必隸有司鎮守  
所治必隸軍衛薊事多草創總兵治三  
屯營城內惟近設守備一員原無軍衛  
遵化相去五十里則三衛一所附焉總  
兵標下各營支領文移率出境借用遵

化各衛印信非惟經制有關抑恐增減稽程且本營駐劄各兵原非土著兩防各發信地新舊二城俱空主將鎮城何可無備至此查得忠義中衛設在遵化該衛三百戶所屯地則在三屯營本營由此得名可攷而知也遵化一城附以三衛一所不爲不多臣請卽以忠義中衛移置三屯營止令軍政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各一員各所掌印千戶各一員經歷司經歷一員俱各齎印赴任遵化

原衛聽改公宇撫鎮從便措處工料就  
于三屯營城內空地蓋造衙門廨舍居  
之其餘不係軍政官員仍住遵化不必  
遷徙該衛旗軍春秋分班一班赴三屯  
營防守城池一班仍在遵化休息如遇  
虜警就近俱赴三屯營守城如此則上  
濟公事下順羣情兩得之矣伏乞

聖裁

一據險隘臣閱曹家寨舊邊則自黑谷關  
外山高壓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

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地中顧惟諸寨  
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臺  
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上相去僅七百  
丈足以扼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  
衝爲城七百雉徑接邊城卽築七臺據  
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爲矣臣請以  
舊邊爲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爲內險兩  
存不廢卽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  
但本路遊擊止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  
應於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廩糧料草

併入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  
定又查得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一員計  
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單薄備廣難周  
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稱治邊百二十  
里其後分割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  
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  
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  
以擦崖子界內自白道子起至白羊谷  
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  
事易集矣伏乞

聖裁

一 濟衝煩臣惟

國初疆理大寧諸司由元故道西則古北口東則喜峯口皆爲通衢以故古北口則有石匣喜峯口則有古城皆爲軍驛迄今則石匣不通驛使惟邊臣歲一至焉至則惟取辦輿夫八名餘無所與而諸蒙軍影射於此者多矣古城僅通屬夷入貢亦無他端自昔相沿不違損益該鎮近該總督駐劄密雲由密雲而東五十里爲太僕

庄又五十里爲熊兒谷由此而外則入  
邊內則入薊恒必由之熊兒谷卽係邊  
營原無應付夫馬行者憑藉聲勢將官  
不得已而勉應之本營隸墻子嶺地方  
外切西虜屬夷久絕撫賞間諜不通萬  
一疎虞去郊關僅百餘里耳乃若損軍  
折馬負累比鄰卽流禍不可勝原姑不  
暇論查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  
以該驛移置太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  
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爲適中

該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撥馬匹  
可謂腰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廩糧鋪程  
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遞年影射軍  
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  
屯營舊有灤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  
不敷行者又或橫索於本營各將官亦  
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歸灤陽驛協濟  
煩難灤陽去喜峰口九十里如遇  
貢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伏乞

聖裁

一止追呼臣聞足食足兵國之大計故漕  
運官軍有罪卽專

勅理刑者必俟事畢而後追問之凡以爲足食計  
也薊鎮官軍戍邊守在

畿甸較其輕重視漕運有加焉諸文吏率左行伍  
而右閭閻視肝膽猶楚越耳凡在軍民  
詞訟輒自捕之各將官或有執言愈激  
其怒於是散邏卒繫家屬願得而甘心  
焉臣聞恤軍以捍民未聞長民而撤之  
捍也其或遇召商之令下則所報者率

皆軍餘或有抗辭家乃立破比比然也  
夫一軍在邊例幫二丁皆復其役乃今  
無問顛末而一切柯伐之軍無餘矣臣

愚願請

明旨申飭督撫嚴行各兵備有司凡遇兩防及官軍  
有司戍守如犯事情重大卽申呈總督  
批行該管將官解發問理如非人命強  
盜罪在不原有司雖奉批詞案候撤防  
方行該管將官拘問如或占悞聽有司  
申呈總督罪在將官若當防守徑自勾

攝行間亦許各將官具呈總督罪在有  
司無疑矣各主軍例有幫丁二名聽巡  
撫會行總兵官清查造冊行各該道出  
給印信勘合爲照如係幫丁人數有司  
毋以他役苦之如非幫丁正名亦不得  
因而影射違者並以違

制論伏乞

聖裁

一杜影射臣惟遵化鐵冶特設工部郎中  
乃若廠軍民匠囚徒皆食薊餉

國初則以山深地僻慮爲盜區故必以部司蒞治之若易州炭廠之類其爲

畿甸慮至遠矣乃今邊事修舉重兵在焉兼之野曠谷虛宜無卻慮且歲計所入不過七千緡卽出入不相當未敢輕議

祖宗成法顧廠軍之事易辦專隸部司一人諸衛所亡敢誰何惟部司在邊軍幸一息踵往往避重就輕詐冒扶同此焉淵藪甚則一軍而幫七八丁者有數十丁者此皆丁壯殷實悉在逋逃彼盈此虛非朝夕

之故也近惟郎中徐學古知此立法清查每軍定二幫丁給與勘合既而皆去其籍影射如初見任郎中葉朝陽洞察此弊有志釐革未奉

明命懼非永圖臣請行遵化巡撫督行薊州道會行管廠郎中通查廠軍原額若干見在若干照例一軍定二幫丁造冊呈送巡撫印給勘合執照其餘不分曾否影射勿論往愆每三丁抽一軍其一卽入邊操其二卽任幫貼庶幾軍政不廢軍伍漸

克非直摘發之末務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太函集卷之八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䟽一首

遼東善後事宜䟽

題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  
其重語設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  
否近年專設總督兼設薊遼得之矣顧自

聖祖開疆拓地併治九邊邇來力詘舉羸不遑辨給  
由是薊先遼後從事愈難臣嘗從行役熟計之  
稍得其槩謹條十議昧死以

聞伏乞

勅下該部一併議覆

採擇施行卽遼之利亦薊之利也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獲多市中露積  
且烽火罕至邊地則皆畱畬故月糧折  
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  
耳比者歲凶寇霍不殍則殤室無居人  
澤量野苒蓋七年往矣虜迄今出沒境  
內無日無之側足畏塗不絕如綫雖有

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  
皆受甲幸而一生尢死猶或不廢糟糠  
假令生齒漸孳非枵腹不可粟價累倍  
而軍糧仍折二錢五分隆慶四年以前  
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缺二三曾獸畜  
之不如薄亦甚矣一旦有警諸軍奮挺  
赴鬪往往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  
而用之則皆效死有士如此其忍負之  
臣查各鎮折糧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  
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

五分視遼東折糧等也臣以密雲昌平  
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  
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樞下同  
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  
何敢殫

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  
一月迄于春二月虜乘冰急河東共計  
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于冬十月  
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  
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糧銀

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  
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警及選鋒各  
支行糧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  
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  
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  
兩行據戶部管糧郎中王念開報山東  
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  
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毫四絲八忽  
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  
解卽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大約將支

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穀賤折  
糧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  
之數或行量加或聽時議奏

請夫以此而例之各鎮猶爲失均顧方待哺啜雖  
加一日愈于已如蒙

勅下該部議覆

允行則出格

特恩業已望邊人之腹殆亦接醪之義也伏乞

聖裁

一減入衛臣方議薊額兵適寧前告急尋

與督臣計則以遼東遊擊李惟一所部  
入衛兵三千于內量減五百留守中前  
所該臣具

奏已荷

允行此臣未入遼時也既而躬閱彼中情狀寧前最  
當虜衝中前所若綴旒孤危尤甚該鎮  
境內非流亡轉死則人人操兵擘劃百  
端終不能發一卒邊臣之計亦窮矣查  
得在薊入衛邊兵七營每營俱各二千  
二百獨李惟一所部仍有二千五百視

各營多三百名又遼兵一千見在密雲  
標下臣願于李惟一部中仍徹三百密  
雲標下量徹二百共爲五百連前畱守  
中前所者計足一千其前五百直以把  
總領之漫無統紀彼有中前所遊擊劉  
澐者雖稱戰將非用衆材且官守多疵  
臣未得實跡未及指摘合無行遼東撫  
按再議去畱畱兵一千悉聽遊擊約束  
勒習戰守勿徒分貼城堡僅免目前及  
查灤東地接寧前疆界雖異顧其地當

曲折相望通爲一區虜至則彼此患之  
固難舍此從彼比者薊遼援兵之議言  
人人殊臣惟夷酋累挫灤東必求反噬  
閃倏聚散將令兩地老師臣欲行薊遼  
主將面議機宜果能形彼可乘則出一  
奇會兵夾擊虜必大創如或未得勝算  
慎勿自輕若虜大舉犯灤東則撫鎮例  
當自遼舉衆入援非直千人以也如但  
屬夷窺伺則灤東之力足以應之無用  
千人往矣况李惟一旣分信地且當重

防不宜牽制往來徒令士馬道散乞

勅本部自今爲之定議以絕觀望持疑乃于事便伏  
乞

聖裁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槩言之  
猶未也遼地修行二千餘里廣寧乃在  
河西之中管糧郎中部署于此去寧前  
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遙各  
營衛赴領折糧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  
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遲迴此難

以日計也至則各齋兵備道印信公文  
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投部  
司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  
獲一簞之儲而旬月之聚糧盡矣夫是  
行者類皆軍中豪猾力能願指諸軍歸  
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浹旬費且盡賴貸  
毋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  
他日領折糧我當扣若干以償齋用諸  
軍唯唯惟彼所裁是諸軍未獲一簞之  
儲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

皆如初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  
居者又皆如初則什去四五矣折糧月  
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  
五如之何其不饑而死邪撫臣嘗就臣  
疊疊言之其言與諸司合臣爲之感額  
殆不忍聞臣愚願乞

天恩診念窮邊饑士卽司農餉額歲無所加獨發年  
例以時庶克有濟臣查得薊密永昌四  
道並設戶部分司總督欽奉

圖書兼理糧餉四道各奉專

勅皆得會同部屬稽察錢糧遼東巡撫卽不得上例  
軍門猶得以下例各道自今凡隸本鎮  
軍餉解發部司卽具數關白巡撫衙門  
相與計議務在酌量多寡緩急以次分  
發各邊聽巡撫檄下該道方具印信公  
文依期差官代領往來仍給應付護送  
以免疎虞該道卽將發去折銀委官同  
各營衛照冊給散徑取印信領狀聽候  
查盤如有扣除開報部司候下月扣數  
銷算此于

國計不費而軍興庶亦有資非小惠也再照各鎮部  
司支糧壹以兵備道印信公文爲準獨  
遼東則有已給未給但憑庫官類粘領  
狀聽查非體也今既分發各道則部司  
亦當照例分立卷宗一應支銷卽以各  
道公文粘卷以待磨勘毋復因襲偏方  
舊說有礙稽查如或巡撫有行于例不  
合必候呈堂題請

明白然後寢格不行亦不許妄執異同輒相扞格事  
干兵食大計伏乞

聖裁

一濟清勾臣惟頃年分

遣清軍御史專備薊遼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  
未三歲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  
而安集之強弱皆可爲用先該巡撫通  
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卽日造冊支糧  
部司則以額外無儲槩不准給新軍無  
所借貸不死則逆勢之必至者也夫御

史奉

天子命周行民間集神極能窮搜厲禁卽得一軍幸

矣民間取妻僉解路費軍裝無慮百金  
何者非其膏血故一軍出則一家敝一  
伍出則一里敝不待智者可知也夫旣  
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  
升斗之需曾未及脫裝而驅之去敬

君命而悲人窮者固如是乎臣周閱兩河往往見新  
軍殊死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則  
以期當恤刑周澤徧及海內卽論死而  
有可矜疑者皆得減死充軍查各新軍  
充發者少雖或身爲不善猶不得與死

罪同科乃若清勾解補未必皆其子孫  
或出同居或出疏屬或出冒頂或出塚  
充要皆非有死罪彰彰矣無罪而就死  
地其將如不恐何大都新例甚嚴部司  
日以節省爲事他不遑恤伏乞併

勅該部轉行該鎮巡撫及管糧郎中凡遇解到新軍  
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  
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卽以着  
伍之日爲始部司照冊支糧應否增糧  
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悉聽該道驗選

老弱者填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  
幾清勾不爲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  
三年以往仍行巡按御史通查新軍解  
到若干見在若干逃故若干如或存恤  
無董多致失所按數追論罪坐所由則  
人知遠罪而不急近功所全活必多矣  
伏乞

聖裁

一習戰車比者遠倣前法廣寧遼陽各置  
車營其製則用單輪取其輕狹易舉每

軍六名運車一輛每管用車三百輛計  
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  
徒取旦夕具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  
爲虛軍何益于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  
皆用新軍不足則墩軍多者抽一二名  
補之又不足則餘丁多者掣一二名補  
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  
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爲期新集各軍日  
事其事何所仰給除支月糧如例每名  
日給行糧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

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戶部客兵銀內支  
給一年之後練有成功有警預調仍給  
行糧無警放歸行糧卽止夫然後戰車  
足用矣伏乞

聖裁

一補操馬臣查得遼東例無椿朋亦無官  
價馬死則令軍買補以爲常各軍餉薄  
產空必鬻妻子如馬又死軍必與之俱  
亡率獸食人夫復何異又查得該鎮近  
置火器未買馱羸苦無軍需無可措處

臣請

發太僕寺馬價銀一萬七千兩則以一萬兩分貯兩河以充馬價如遇各軍臨陣倒失馬匹卽支銀委官赴市買馬給領不必軍償如再倒失照年照例追納椿銀聽候買補仍以七千兩聽該鎮買羸七百頭分發總副二營各一百頭叅遊十營各五十頭以備馱載伏乞

聖裁

一開障塞臣閱遼陽迤東據總兵官李成

梁揭議移建六堡其一爲孤山堡其五皆屬險山夫孤山去駿陽堡百里間且與酒馬吉堡鱓場堡尤近先年建堡于此添設提調戍之土瘠軍逃僅存四百其後易以守堡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刺佃子舊爲賊首孟艸塔張擺失所據今悉爲墟其地當虜四衝扼虜溫洞之口則駿陽酒馬吉鱓場皆爲內地請以孤山堡軍移建于彼則南赴駿陽僅五十里北赴

鱗場僅三十里非惟聲援易及重以肥  
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極  
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佃子  
堡東北接新安堡駿陽酒馬吉先任巡  
撫王之誥建議特設叅將駐守險山由  
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內  
地地多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  
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曰寬佃  
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  
皆爲邊衝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

曰短錯江曰十岔口曰青崖子曰文大人營曰鍋兒聽皆虜衝也巡撫王之誥先議築寬佃子堡以駐叅將則其本謀緣力訕時艱草昧難于經始姑拓故堡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叅將部軍移建寬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

貢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青崖子

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  
扼鍋兒聽大佃子堡軍移建散等接應  
長佃子各堡互相聯絡遠者七八十里  
近者五六十里凡此昔皆林箐幽翳虜  
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戍莫能追捕今則  
門庭禦寇其險與我共之且土地饒軍  
食可漸給視舊五堡尤爲得所依焉加  
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堡遺之附近  
居民新工取諸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採  
木于山其或軍力不敷聽撥同部協濟

通計六堡合用軍夫一萬五百名各計  
工一百八十日每名每日量給粟米一  
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  
石銀五千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  
委督工官一員日給廩蔬銀二錢共該  
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城堞  
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  
一開報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  
其議比臣閱視當場面詰險山各部官  
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之肥

磽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辨  
人心之樂從又復相副且主將力任其  
事撫臣謀亦僉同況用錢糧不多祇緣  
本鎮無措合無照數

請發修邊銀兩以供廩蔬鹽醬之需粟米行管糧郎  
中就近支給聽戶部發補是役也

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拓邊一百八十里  
何利如之計大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  
巡撫又言主將勇于任事懼以圖難害  
成以故議餉則已廉計期則已促謀則

忠矣第恐新遷之衆居食孔艱且防且修難以責效旦夕無亦展期寬餉然後可必有終信如所言尤爲遠慮如或用度不足聽巡撫臨期酌處題

請施行先庚後庚臣愚不足以及此伏乞

聖裁

一固邊疆頃臣覆覈遼東邊工亦既次其功賞以

請夫以遠視遠功倍于昔以遠例薊又或不然蓋禦寇于堂與不若禦寇於門庭薊之臺墻

門庭之守也遼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  
收保通往來然而農不得受田士不得  
稅甲守在堂與其如虜何臣嘗以此詰  
諸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  
邊接山形大畧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  
矣顧今虜伺寧前日急寧前邊事日危  
行者不願出其塗仕者不樂居其土非  
直遼受其敝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  
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  
屢詰寧前兵備僉事李松隨據該道呈

先據寧遠衛舍餘梁棟等告稱寧前逼  
近虜巢地孤兵寡兼以荒亂相繼邊備  
傾頽先蒙部堂經畧修邊尋以歲饑中  
止邇來屬夷董忽里專難等住牧百里  
之內倏忽去來晝夜兼防耕種久廢卽  
今邊牆雖漸修葺緣舊額僅取就近居  
卑一帶邊山盡屬虜便彼據高瞭我無  
遁形我奮仰攻彼先得險卽如今春不  
過三月尖哨陷沒虜地三十餘人蓋將  
屠我耳目撓我腹心棟等雖獲苟延亦

終必斃誠得比照口西事例依山據險  
增築牆臺卽令各營及貼守官軍乘臺  
拒守一勞永逸衆得聊生自此歲省調  
兵尤屬樽節否則每年修守徵發卒無  
寧居有衆雖生之年猶死之日也據此  
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  
場堡臨關起東至椴木堡沿河止計邊  
地四百六十六里于內爲堡者二十一  
爲口者六十五當虜極衝內除大險山  
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牆仍中險

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剗偏坡每里約給犒賞軍夫銀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二十里俱應築牆每里約銀八十兩依牆造大敵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二十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西翼山海可以鞏

上都東接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永安矣併將沿邊地方地里及相度邊牆邊臺開欵造冊畫圖貼說呈報前來臣惟

王者不盡民之力君子不竭人之忠凡  
以其不可繼也遼東當積敝而畢赴邊  
工不可謂不盡其力當事者任積勞而  
甫告成事不可謂不竭其忠乃今曾未  
息肩安敢復言興事然而論兵者貴得  
地從事者貴得時千載一時今日是已  
夫既得地以守得人任之

皇上方躬節儉以濟養生所不足者非萬金也茲惟  
僉事李松之議蓋亦有見於薊之得守  
而因以圖全據其所區畫指陳亦既周

悉但做薊新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  
卽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矣做今  
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墻壕在戍官  
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庸倍議如議計  
墻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  
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百六  
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  
略襟喉如數

請修邊銀責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  
得二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

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河西而畢  
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  
衍無山可乘卽令三倍寧前殆亦十萬  
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  
西旣守而後可以闢地聚民外攘內安  
寧有出此乃若修復邊外遼陽開原舊  
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邊縮而援不  
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內掩膏腴  
此則什全之謀兩河之完策矣然必簡  
良將聚重兵且戰且屯且修且守而後

可以收成效否則未易舉也乞

勅本部咨行總督劉應節會行巡撫張學顏聽總督  
選委在薊素諳邊守久歷邊工將官一  
員前去遼東會同總兵及各道兵備陳  
兵親歷邊境相度地宜要見寧前大邊  
應否依山修築臺堦該道原議工程應  
否增減原定臺基應否遷易原估工費  
應否量加該鎮原無官銀應否請發併  
勘錦州迤東抵三岔河一帶應否照例  
議修合用工費作何措處或以次修舉

或一併興工通候督撫會議詳明咨部  
覆議奏

請定奪諸臣孳孳爲

國必得當可之宜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遼之謂也

伏乞

聖裁

一處逋逃臣聞自昔遼東年饑役重軍民  
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  
輕往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  
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繫屬戶族有催科

猶或可及山東近議收爲寄籍已奉

欽依始而計口三千自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  
困甚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旣得  
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  
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福堂  
視此猶囹圄也觀望連引境內一空豈  
惟善遼亦將薄薊撫臣之議如此而苑  
馬寺卿朱奎者歷陳其說纒纒凡數千  
言大畧謂事常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  
之見以爲定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

一議遼東嚴禁海口以杜續迹似也顧  
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岸千里而遙  
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廢舟以絕口  
食有舟即可通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  
殊塗同歸何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  
陳邏卒數萬人海不容舟則居民立槁  
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貼軍裝糧差必  
由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  
不旦夕可至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  
三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戶所得不滿錙

二二  
銖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  
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執送官司似也  
頃巡撫牌差千戶何其忠等調船運木  
造車揚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  
截綁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禁官船  
沒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  
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爲逋逃之  
主又賴厲禁以塞追捕之門叢爵淵魚  
若或毆之矣因此而居者辦納無資則  
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逋逃愈多竊恐

始則羈縻久將竊發殆亦非山東之利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戶丁事產納入國家納糧當差仍于戶下駐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戶及收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違所在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以此爲坊懼脫免者之滋起也今竊爲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

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爲  
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  
人者之言及今不圖何以善後查得遼  
東原隸山東同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  
一體視之始知疾痛害事遼陽城內設  
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三員事省而官冗  
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  
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行  
事凡遼人赴取軍裝糧差者先赴各道  
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

島島民如復較聽告各都司會問施行如無明文者卽係續逃聽各都司協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出首者聽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給賞銀若干其銀卽以山東原議各島船稅支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首出續逃人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賞各都司俱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鎮節

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後督責易及休戚相關駐彼衙門聽各巡撫會議建造合用書識軍伴及巡邏軍役俱自本都司撥用量給幫丁貼辦衣糧然猶必倚辦於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爲有濟夫然則犬牙相制血脉貫通在遼東旣紓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之釁矣伏乞

聖裁

一表忠節臣始入部則知遼東郎氏世以忠節聞比闕廣寧卽行分巡道勘報隨據僉事賀溱呈依蒙覆勘得廣寧衛歸附故軍郎玉生子郎英郎雄郎俊郎傑郎山五人英生次子郎景三子郎秀五子郎恩景生郎三漢雄生子郎得志俊生子郎得君郎得臣傑生長子郎賓次子郎寶四子郎用山生長子郎松次子郎得功先年郎傑郎景郎賓郎寶郎用郎恩郎得志郎得君郎得臣俱充廣寧

中軍哨頭目郎景郎三漢家丁郎山郎  
松俱功陞千戶充選鋒把總郎得功功  
陞指揮任錦義叅將嘉靖十七年八月  
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鎮安堡花兒營郎  
傑陣亡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我  
兵遇虜錦州國王碑郎賓郎寶郎得臣  
陣亡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兵  
遇虜廣寧城北塔兒山郎秀郎得君郎  
得志郎恩郎景郎三漢陣亡嘉靖三十  
六年八月初十日我兵遇虜鎮夷堡郎

用陣亡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我  
兵遇虜鎮安堡老鴉庄郎松陣亡隆慶  
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錦州流  
水堡郎得功陣亡及查郎傑妻臧氏郎  
賓妻趙氏郎山妻刁氏郎秀妻李氏郎  
景妻馬氏郎恩妻李氏郎三漢妻楊氏  
俱各守節病故郎寶妻鈇氏郎得臣妻  
陳氏郎得君妻王氏郎得志妻吳氏郎  
用妻唐氏郎松妻傅氏郎得功妻王氏  
妾圭氏俱各守志見存內惟圭氏先已

從人其餘俱係室女婚配比先守節鉄  
氏年三十歲吳氏二十六歲唐氏二十  
八歲尤當少年各婦雖有存亡一心無  
間終始該道尤恐不的復行廣寧備禦  
王惟屏轉行廣寧衛掌印指揮董文貴  
具結併報到臣臣惟忠臣節婦古今難  
之卽一鄉一國偶一覩焉則亦奇矣郎  
氏歸自異國遼東僻在遐荒顧自郎傑  
而下三世死事者十四人自臧氏以來  
一門守節者十五口後先並起中外相

觀豈惟用夏變夷莫不承家殉國當今  
僅見振古希聞顧惟卽得功以叅將障

亾幸霑

卹典其餘竟湮側陋未及明揚亮彼烈士貞婦無所  
覬覦違茲

聖主明時不容泯沒況使臣以咨諏爲急而邊境以  
風化爲難章善闡幽赫有

明詔故臣敢冒死以

請乞

勅該部覆議行遼東撫按衙門照例

旌表門閭署曰一門忠節建坊工費取諸官銀除圭  
氏照例不錄外鉄氏等七口見存俱係  
孤嫠無告合行巡撫就近歲給米各二  
石布各二疋稍示贍養以終其身庶使  
生榮死安化行俗美非惟彰

帝王之感節抑亦礪臣妾之微權也伏乞  
聖裁